

生命的箭弦

李蓓莉

今天是周六，我一点都不轻松，情绪始终被什么牵着。我的儿子正坐在教室里，书写他的第一份毕业答卷。

倘若时光倒流30年，我也正在参加小学毕业考。那时还没有实行义务教育，念完小学就辍学的大有人在，按说也算一场惊心动魄的考试啊，我怎么回忆不起当年哪怕一丁点的细节呢？但我可以肯定，正为生计所累的父母，必定不曾念及我的那场考试。

临考前夜，儿子突然很羡慕那些早被名校录取的同学。他开始嘀咕：“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我真应该读奥数的。”

儿子学过奥数。我一直疑心是否有必要学奥数，因为儿子绞尽脑汁无法解答的奥数难题，我用设方程的方法简单地解决了。恰逢我们错过了新的一期招生报名时间，征询儿子的意见后，我们就此放弃了奥数。

后来，儿子的数学老师不解地问我，为什么中断了奥数学习呢？我只能语焉不详。儿子对待学习属于“见好就收型”，我清楚他恰是我的翻版，况且他还有小男孩的顽皮，还有与生俱来的惰性。我没有在他需要施压的年龄给他适当的压力。后来得知有同事用电动车载着儿子，每周辗转于三个奥数班、一个英语提高班、一个写作辅导班，成功地把孩子送进了重点初中，我的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儿子学过编程。学习编程的时间是挤出来的，一般安排在中午休息时。儿子学得十分投入，于是经常来不及完成学科作业，班主任老师屡屡“告状”，我自然横加指责，强硬地认为不务正业的编程影响了他的正常学习。编程学习自然“无疾而终”。

当儿子失望地走出名校的校园时，不无感慨地说：“不知道如果我当年坚持学奥数、学编程，结果会怎么样呢？”

会怎么样？可能会有一叠厚厚的证书，可能依然一无所获。孩子，我怎么能告诉你，奥数、编程，只是一块敲门砖，而进入重点初中，并不意味着奋斗的结果。

出于一个母亲的爱，我的眼里，儿子有很多优点。他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尤其是对于汽车知识的研究，几乎已经达到了专业的高度。儿子九岁那年，我买了一个需要组装的风扇。我告诉他，等过两天爸爸出差回来，我们就可以使用新风扇了。孰料第二天我起来，儿子早已对照说明书把风扇组装好了：“妈妈，零件一个也没有多出来！我试过了，转得正常！”

我开着新换的车子到了单位，停车熄火时车子警报长鸣。焦头烂额折腾许久，突然想起应该向儿子请教。儿子在电话那头遥控指挥，让我根据他的指令逐一检查，果然解决了问题。车展期间，儿子围着每一辆车子向我们介绍它的生产历史、性能构造，头头是道的解说，常让展台工作人员大吃一惊，以为我们家长是汽车专业人士。



本版摄影 梁溪

前些日子，“狼爸”萧百佑来宁波交流育儿经验，很受家长们追捧。儿子对这个“狼爸”特别关注。“我认为，狼爸能把三个孩子‘打进’北大，萧百佑自然是成功的，可他的成功经验只能代表个别现象，不可复制。”儿子放下报纸，认真地问，“我考不上重点班，你们会打我吗？”我的心一凛。因为反思“放养”对儿子的学习不利，我们警告儿子，上了初中应该专注学习，切不可玩心过重，误了学业。我平时唠叨过多，儿子早已习以为常，我就怂恿他爸爸从现在开始做规矩，扬言考不上重点班，就得挨打。没想到这成了儿子心头之患。我佯装镇定地点点头。儿子的眼眶泛红，他追问：“你们觉得‘狼爸’的经验值得普及？”

我看着这个已经和我一样高的小男孩，因为担心父母也会步狼爸“棍棒教育”的后尘，涨红了脸向我诘问。

我给他讲兔子和鸭子的故事。科学家给兔子喂食鸡蛋黄拌猪油，16周后，原本健康的兔子患上了冠心病、心绞痛，很快夭亡。同样的食物，鸭子吃到老死，都没有任何不适。要吃什么，不吃什么，关键看你是兔子还是鸭子。萧百佑只有一个，所以他的成功只是一个案例。

台湾作家张晓风在她的儿子上一年级的第一天时这样写道：“今天，我交给你一个纯洁无暇的少年，明天，你将还我一个怎样的青年？”

诗人说：“你们是弓，你们的孩子是被射出的生命的箭弦。”我不知道该怎样教育孩子，才能让他明白人生需要积极地播种耕耘，淡定地等待收获。他还是一个孩子，走在路上还习惯牵我的手，喜欢尖着嗓子学小沈阳的腔调，乐意把童谣改得面目全非，经常在镜子前偷偷地掂起脚尖和我比高矮。当然，他也会抢着背起十公斤重的米袋子趔趔趄趄地走，但他还只是一个孩子。我亲眼看着他一点一点地长大，我相信他很快就会明白人生在世做事须尽力。倘若他始终不能做到，那就由他自己去承担相应的代价，我无法替代他走去他的人生道路。

我会告诉他，生命是有重量的，生活是有质感的。无论粗糙或是滋润，我和爸爸会放开你的手，静静地伫立在街角，遥遥地目送你逐渐长大的背影走出我们的视线。

总第 5170 期

投稿邮箱 essay@cnwb.com.cn

三江月

家访纪事

张仿治

教书生涯三十多年，家庭访问自是无数次。其中好多次家访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我由一个扛锄头的小知青走上教师岗位不久，由于学生阿明在学校非常调皮，所以决定去他家走一次。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家访。

“福根嫂……哦，阿明的妈妈！”我喊道。阿明妈正蹲在院里剪兔毛，见我进门，随口应了声；“小张来了！”便唤儿子：“阿明！阿明！快出来，老师来了！”接着便问我：“小张，阿明读书好不？”我有点不悦，当着学生的面叫我“小张”，岂非有失老师的尊严？但也无奈，他们叫惯了的。我瞥了一眼正在一旁满怀敌意盯着我的阿明，便不客气地“揭发”：“我早就想同你联系联系的，阿明在班里表现最差！上课像只小猴子，一双手一分钟也不停，作业又从来未完成……”“这小鬼，真笨！”阿明妈打断我的话，不痛不痒地骂了一声，“这小鬼又该打一顿了。”我继续加温：“他还爱欺负人！每天总有小同学女同学被他打哭……”“这小鬼，越来越笨了！”阿明妈又不紧不慢地插进来，“明天一定要结实实打一顿。”我也不理会她的话，只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告状：“还有一件事更气人：昨天我批评他几句，他竟把我自留地里的向日葵给糟蹋了！”

“这小鬼，亏你动出这种脑筋来。”她竟带着笑声骂儿子，“明天打死你！——哎，你兜里藏着啥？”她忽然脸色转阴，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只见阿明衣兜的破洞里正露出半只咸蟹脚！“这小鬼，你偷咸蟹吃！”她勃然大怒，丢下剪了一半毛的兔子猛地站起来。阿明见势不妙，用手捂住衣兜拔腿就跑。他妈顺手操起一根竹竿紧紧追去，转眼就没影了。我被撂在那儿，木然不知所措。半晌，才意识到，我的第一次家访就这样结束了。

当了几年民办教师后，恢复高考了，我的学生也小学毕业了。我对这一届学生进行最后一次家访。我来到了亚儿家。“张老师，”现在家长们已经习惯叫我老师，不再称我“小张”了，“我家亚儿能升初中吗？”那时小学毕业不能全部升初中，升学的人是由学校“贫管组”推荐的，当然，真正的决定者还是班主任。

“她……”我一时语塞，因为，由于她的成绩比不上别人，所以我没能推荐她。亚儿妈看我结结巴巴的样子，知道情况不妙，也不再问我，只对我说：“张老师，听说你考大学了？你们能不能上大学，最后是要我们贫下中农说了算的啊！”我无语。我知道她多么希望能让女儿上中学，但名额有限，我有什么办法呢？



大学毕业后，我分到柴桥中学，还是当班主任。一年下来，要放暑假了，我又去家访。

小王家在上阳。一早出发，按照他头天的指点，好不容易坐上班车，辗转着，到他家里已经快10点了。他母亲接待我，与我交流孩子一年来的学习情况，他父亲却出门去了。我和他母亲聊完，要离开时，他父亲刚好回来，一定留我吃中饭。他指着手中提着的一条咸鱼满怀歉意地说：“山里买不到好的菜，只向别人家借来一条鱼……”我看着他脸上的皱纹，竟什么拒绝的话也说不出来。

第二年，同陆老师一起去三山海口家访。陆老师是一班班主任，我是二班班主任，他教这两个班数学，我教语文，所以这两个班是我们共同的学生。海口有我们两个班的三四个学生，最后一个是一小叶家。访问完后，我们两个起身要走，却被小叶爹拉住了：“那么远来这里，今天无论如何要在我家宿一夜！”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我们坚持要走，他却不多说话，只是牢牢拉着我们的手。忽然，听得外面有汽车喇叭声响了几下，他就一下子把我们的手放开了，笑眯眯地说：“你们要走就走吧。”可是我们迈开脚步时，他却又得意洋洋地补上一句：“刚才开走的是末班车，去柴桥几十里路，你们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我们哭笑不得，我说，这天热的天，住下来多不方便啊！他却指着屋檐下正嚓嚓地踩着缝纫机的小叶娘说：“你们看，已经为你们做好换洗的短裤了。”接着他吩咐儿子：“你去叫上几个同学，陪老师下泥涂捉蟹！”天哪，他把什么都安排好了！

我去岭下家访的那次也非常有趣。那里的房子真漂亮，都是整齐的一排排式样相同的楼房。我问到小石家，他奶奶一个人在做家务，见老师来了，非常热情地请我吃西瓜、问情况。我说你孙子读书很好，她说，孩子一直在班里是头几名的；我说，他各方面表现都不错，她说，回家来也抢着帮大人做事；我说，就是身体弱了点，她说，是啊，去年还看过中医呢；我说，今天他们班干部有点事，马上可以回家来了，她说，你们镇海中学不是昨天已经放假了？他今天跟他爹去背毛竹，就快回来了。我大惊，后来问邻居，才知道这村里有两个同名同姓读同年级表现都很好却在同一所学校的小石，而我摸错门了。

有的学生会怕老师家访，怕的是老师“告状”。可是那天小孙同学却问我，你哪天去我家呀？因为清水村就他一个学生家，骑车去太累，我有点想偷懒了，但他这样问我，我就特意去了一次。还有小郭，再三同我约好准确时间，他家长要特地从台州来，等着我。更特别的一次是那年八月中旬，暑假即将结束，新学期要开学了，那天上午，小林冒着酷暑来找我，让我去一次小江家。我说什么事这样急？他告诉我，小江爸爸不让小江继续读书了，要我快去求求情。我也吃了一惊，我的班级，不能新学期开学少了一个人啊！小江家在西山下，是叫白石村吧，离新碶有十几里呢，我也顾不得了，连忙骑上车赶去。原来小江学习成绩不理想，他爸爸发怒了，要他放下书包跟他去养蜂。小江正在流眼泪。我们两人满头大汗赶到，小江爸爸也愣了。不过他很通情达理，我没说多少话，他就回心转意了。

后来小江读书进步不少，我搬新房子时，小江小林一起来我家，送我一棵小树苗，小林告诉我，这是四季桂！这棵树种在屋前院子里，七年过去了，现在长高多了。



芮成钢 著 39

虚实之间

以美国为例，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所以有今天的位置，必然有它的原因所在。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是平等、人权、民主，这是他们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的民族性格(Poundins Values)。在此框架之下，又有各种标准来衡量人生的意义，定义优秀和卓越。

华夏五千年文明，价值观丰厚且渊远流长，但是一场“文革”浩劫绞碎了所有传承，思想只余一纸苍白。及至改革开放，面对茫然的国人，伟大的决策者在这张白纸上盖了一个戳儿，戳儿上写着“经济”二字，再次点燃了人们生活的热情，向着这个目标一路狂奔至今。

我们当然不可否认“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致富光荣”这一特殊时期下产生的思想理论之正确性，即使在今日，“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成为第一要务，前者的中心地位也没有丝毫改变。最为恰当的解读是，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不完全等于经济发展——浮躁与急功近利，并非决策者的本意，却是社会高速发展之下的副产品，会

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因此，我们迫切需要讨论价值观重建的话题。

好在今天的环境对于价值观重建，也有很多有利因素。社会环境日益开放包容，越来越多的人满足了基本的温饱，海量信息的流通有助于人们学会甄别和质疑、独立思考。我们要做的，只是多问自己一句：“什么才是我最想拥有的，和最不能失去的？”“这个工作适合我吗？”“我真的需要一套很大的房子吗？”

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别把别人的梦想当梦想，别被别人的价值观所消费。

“软实力”这个概念首创于1990年，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他认为评价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比“硬实力”更具价值。这恰好与中国古语云“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有异曲同工之妙。

特别提出“软实力”一说，只因当今世界上若论“硬实力”排行，中国涨势甚猛(我其实并不认为它真有多硬，详见《莫让金融误国》一文)，但论及以文化、制度、价值观为代表的“软实力”，常常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故应引起新青年们的警觉。

美国《财富》杂志评出全球财富500强，60余家中国公司上榜，国人抚掌大悦！

CNN将中国松花蛋评为“全球最恶心的食品”，国人拍案大怒！

《财富》和CNN同为时代华纳集团子公司，纯兄弟单位，所以说好说坏都是时代华纳在逗咱玩儿，别太当真，一笑而已。否则动了真格儿，倒证明了人家美国的软实力。

中国楼盘的名字疯狂“借鉴”外国地名。从CENTRAL PARK、PARK AVENUE、温莎大道纳帕溪谷依山美地，到莱蒙湖柏林爱乐曼哈顿花园，还有什么上东、下东，外加普罗旺斯温哥华森林，就连我们合肥的楼盘都叫上“大溪地”了，似乎不沾点儿洋味儿不足以体现其高贵品位，这又说明了谁的软实力？

楼盘起名事小，人起名字事大。

中国人起外国名的历史据我考证，最早源自香港。自从香港沦为英属殖民地，外国人当了中国人的老板。老板就得指挥员工干活儿，招呼起来就得方便。可是郭德华、刘学友、张富城这些中文名，老板一个也记不住，于是指定几个洋名，Tom，Stephen，Jacky，就成了他们的新代号。外国名不但得叫，还得早叫，从孩子一出生就得叫起，免得将来进了洋人的学校老师不会念，记不住，那不是麻烦大了吗？

洋名叫着叫着，就成了一种文化，从香港波及台湾又影响到澳门，最后港澳台都这样了。平时若关注八卦消息，你会发现香港艺人的孩子一出生就叫洋名，跟随狗仔队从产房一直追踪到了上小学，你还是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叫什么。当然这样做也有好处，从孩子的人身安全角度考虑，洋名重名较多，不容易被坏人盯上。

责编 胡晓新